

防治校园欺凌要关爱惩戒并重

海南省三亚市一小学,一名学生因为长期被同学恐吓、威逼并收取保护费,拿刀刺向了该同学;江西上饶市第五小学,一名学生家长因孩子受到同学欺凌,竟带着凶器亲自帮孩子教训对方,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……记者采访发现,在一些校园欺凌事件中,因为“不处理”成了惯常做法,部分被欺凌者或其家属对施暴者“以暴制暴”,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。

面对不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,司法机关、教育部门常常显得“束手无策”,原因何在?首先要看到,处置未成年人罪错问题是世界性难题,司法层面对未成年人倾向“特殊保护”,刑事责任年龄也往往在社会上引发争

议。但更广泛来看,不是所有的校园欺凌都是恶性事件,都会上升到刑事层面,这就突出了校园管理的必要性。目前,我国义务教育存在惩戒缺失和教育矫治不足的问题。法律规定,在义务教育阶段,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批评教育,但是不得进行体罚或者变相体罚,也不得开除学生。因此,一些学校和老师选择口头警告或者处分,没有让学生认识到校园欺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,最终导致学生酿成了更大的错误。

对施暴者依法惩戒的前提,是让防治校园欺凌事件的法律“长牙齿”,真正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作用。从目前的法律体系来看,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

《义务教育法》等都没有明确界定校园欺凌行为。部分条文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包括结伙滋事、拦截殴打他人、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等严重不良行为,但这不能与欺凌行为画等号。而且许多时候,校园欺凌表现得并不明显,如“起侮辱性绰号”等,虽然在成人看来无伤大雅,但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巨大心理阴影,因此也要纳入概念界定中来。在这方面,广东省去年出台的《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办法(试行)》就有示范性,它对校园欺凌进行明确分类,将言语侮辱纳入其中,就体现出了“长牙齿”的作用。

鉴于校园欺凌的特殊性,早期干预比事后惩戒的意义更加重大。因此,治理的基本原

则是预防为主、保护为要,要“抓早抓小”,对任何苗头高度重视、及时介入。学校和家长要高度重视,将防治校园欺凌知识送进课堂,构筑好防治校园欺凌的第一道防线。在此基础上,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或委员会,吸纳各方参与,建立处理机制,对学生欺凌事件进行及时认定和处置。此外,还要在未成年人保护的视野下看待校园欺凌,对待某些性质严重的行为,要及时送交相关司法部门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,对某些触犯法律但因年龄或情节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,要由公安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、社会组织等依法进行社会化帮教和必要的强制性矫治,预防再犯。(扶青)

一家之言

国家医保局日前会同财政部印发《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,其中提到,实行个人(家庭)账户的,应于2020年底前取消,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。国家医保局表示,城乡居民医保个人(家庭)账户取消并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遇。

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,整合了原有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。其中,新农合于2003年起开始推行。当时,为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,在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的同时,建立了个人(家庭)账户,主要用于支付小额门诊费用。这种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激励民众参加医保的作用,但在随后的实践中,一些副作用也逐渐显现。由于个人账户的资金不能被用于调剂,不能发挥互助共济的功能,导致其中一部分资金被闲置,有的甚至被用于购物。而且由于个人(家庭)账户额度较小,一些慢性病患者在门

取消居民医保个人账户的“前因后果”

诊就诊时存在个人账户资金不够用等问题。

此次《通知》明确了取消居民医保个人账户,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遇。表面看,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是参保者个人的钱,但个人账户被取消后,统筹基金共济功能变得更强大,患者门诊就医时不仅病种限制少了,而且通过资金的调剂,患者也不必再担心个人账户钱不够用了。《通知》明确,对于一些主要在门诊治疗且费用较高的慢性病、特殊疾病的门诊医疗费用,也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,并参照住院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支付办法。可见,取消医保个人账户后,参保居民待遇非但不会降低,反而有了提升。

取消居民医保个人账户,不仅可以使医保管理机构减少管理成本,而且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医保基金保障能力,有利于调剂医保资金,降低医保统筹基金压力和财政压力。个人账户的钱本来是参保人员自己交的,如果

用这部分钱支付门诊费用,意味着完全由参保人员个人承担。取消个人账户后,参保居民的相关医疗费用从统筹基金里出,大家用共同的钱帮助那些产生了大额医疗费用的人,从而更好地达到保障的目的,使医保基金制度更科学合理。

本次改革暂时还未涉及职工医保,是因为目前许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结余较多,而且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情况比较复杂,各单位情况不一样,再加上我国不少地方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除本人可使用外,家人也可以使用。当然,这么做其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医保制度的共济功能,因而最终让所有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全部计入医保统筹基金,是大势所趋。取消居民医保个人账户是医保共济改革的重要一步,公众乐见更多有益的改革探索,使医保基金制度更加科学合理。(胡建兵)

马上评论

从今年6月份起,八达岭长城景区也正式实施全网络实名制预约售票,并开启“限流”模式,每日游客总量控制在6.5万人次,在旅游需求井喷的今天,如何完善限流举措,值得思考。

通过预约、限流等方式,平缓游客数量的波动曲线,有效削峰填谷,不仅能缓解节假日游客拥挤不堪的状况,保障游客游览安全顺畅,也能提升观赏体验,从这个角度来说,景区限流是迈向优质旅游的一个起点。

当然,除了旅游体验的提升,限制客流量,

景区可限流 旅游业当升级

对于景点的保护同样重要。近些年来,从敦煌莫高窟到故宫博物院,从黄果树瀑布到九寨沟景区,越来越多景点选择限流,一个重要动因就在于对文化遗产、自然资源的保护。

限流对游客和景区都是一种保护,但如果简单地一限了之,却也可能与良好初衷相悖。今天,人们外出旅游、探访名胜、登览河山的需求日益旺盛,如何让更多人亲近心中的山水,如何在保护和开放之间寻找到平衡点,是旅游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。而做到这一点,需要景区有更科学的管理、更人性化的举措。

博士逃票40次被行拘 不能只盯着高学历

据《宁波晚报》报道,日前有民警发现一博士携女友忻某正准备由换乘通道进入候车室,查看车票后发现两人有逃票行为。铁路警方进一步查实,从2018年12月1日至今,霍某频繁往返于杭州东至宁波站之间,从杭州东站出发时他只购买杭州东至绍兴北的车票,从宁波站出发时只购买宁波至余姚北的车票,累计共逃票29次,计票款1430元;忻某的行程路线与霍某一致,共逃票11次,计票款530元。霍某目前已被行政拘留10天,忻某也被处行政拘留5天,同时两人都被铁路部门纳入失信名单。

由于其高学历和逃票的“小聪明”所形成的反差过于鲜明,此事成了热点新闻。一定程度上,这也成了一个负面典型,相信对于那些冒着侥幸心理逃票的人而言,是个不小的警示。

不过,舆论对此事的围观,不能仅仅盯着当事人的博士学历。“博士居然也逃票”的怪诞背后,更应该看到逃票行为所对应的某些检票漏洞和规则漏洞。事实上,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,逃票行为在现实中并不算偶然现象。近期多地也都对逃票行为加大了查处力度,加大出站口的验票、检票力度,也很有必要,除此之外,对逃票的法律后果的告知也应

酒店限供“六小件” 需倡导新消费习惯

根据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,从7月1日起,上海的酒店将不再主动提供“六小件”。目前,北京市文旅局正在研讨类似做法,目的在于引导消费者绿色、低碳的消费习惯。

首先要承认,酒店“六小件”属于消费者住店时的刚需,并非是有可无的东西,“六小件”除了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之外,还兼具着提升消费者住酒店时的体验,增加消费者对酒店的认可和黏性的功能。所以,很多

酒店在客房配备的“六小件”都十分精美,或者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,乃至已经成为酒店文化的一部分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,因为“六小件”绝大多数都属于一次性免费洗漱用品,同时很多都是塑料制品,这就会导致两个问题:一是浪费严重;二是污染严重。正是为了解决浪费和污染的问题,才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在酒店推行限制或拒绝提供“六小件”物品。应该说,这样的理念和方向是对的,但是如何更好地

推动和落实,则大有讲究。采用强制性的手段,至少在现阶段是难以推行的。根本原因在于,绝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养成住酒店自己带洗漱用品的习惯,从根本上来说,不管是现在的“限供”还是未来的“禁供”,都需要消费者改变现在的消费习惯,形成新的消费习惯,自己带的东西用起来更加放心,而作为酒店,既然“限供”或“禁供”减少了自身的经营开支,那么也要让利于消费者,适当降低房价,进而鼓励消费者自带洗漱用品住店。(天歌)

话题 铿锵

网红们的流量还能贩卖几次



近有媒体关注到,很多网红正纷纷进军图书市场。这里头,包括“文字网红”“网红作家”,亦不乏一些靠颜值出道的红男绿女。部分网红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名著经典,成为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。

网红出书何以如此火爆?当然不在作者的文字功底、人生思考,而在于网红自身的热度和流量。虽然不排除其中有质优者,可若以评判一本好书的基本标准来看,大多网红作品恐怕都是“败絮其中”。乍看书名,几乎都绕不开治愈、幸福、温暖等关键词,一股鸡汤味扑面而来;翻开读之,不是“疼痛的青春”“无望的爱情”,就是“成功的秘诀”“快乐的良方”,禁不起任何回味。更有甚者,连称之为书都有些勉强,根本没有几句文字,直接用大幅图片、作者写真充厚度,“水”到不忍卒睹。

当然,网红出书是市场行为,粉丝自愿掏腰包为偶像涨销量、撑场子,纯属个人自由。只是透过这一文化现象,我们能够体察到一些“时代病”,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流量的疯狂追逐与变现。就拿出书来说,对网红的文化素养无甚门槛,但对其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却颇有要求,百万千万稀松平常,还得赤裸裸写在封皮上、腰封上。如此直白的营销方式,也让作者与出版方的心思一望即知,无非是贩卖流量、抓紧敛财,趁着自己还火,将影响力透支到底。放眼望去,出书仅是途径之一,直播赚打赏、开店卖衣服等都是类似套路。只要是能开发的周边、能变现的途径,一个都不放过。

一味逐利的思维之下,一堆网红图书之类的产品被制造了出来,但这些东西跟许多网红一样,本质只是缺乏营养的“快餐”。在“速生速死”的网络时代,明星、网红一茬接着一茬地出现,一夜成名早已称不上什么传奇,但这些人被遗忘的速度与蹿红的速度往往相差无几。正是看透了这点,各路资本才会迅速集结,榨取商业价值,快消周边产品。如此循环,助长了社会的浮躁风气,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粉丝的品位。

网络时代可以“红”,但如果除了匆匆浮沉的“红”之外再无其他,一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情怀热度还能卖几次,流量经济还能走多远,对于这些疑问,时间会给出回答。(郑宇飞)